

积极语法中的说话人存在方式

李洪儒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人们通常认为, 语法的规则性决定语法中不可能存在说话人意义。也就是说, 作为语言组成部分的语法, 它与语言哲学的学科目的——揭示“人及人的世界”无关。本文分析几种典型积极语法和相关语言现象, 旨在实证: 语法中具有人的存在方式, 而且通过说话人意义呈现, 对说话人意义的分析和解释就是对人存在方式的揭示。因此, 语言中以说话人意义为代表的主观意义实现语言学与语言哲学整合的现实切入点。

关键词: 积极语法; 说话人意义; 语言哲学; 整合

中图分类号: H354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语法又叫语法系统, 由语法单位和这些单位之间的关系构成。学界普遍认为, 语法对于特定语言群体来说, 具有普遍性; 对于语言群体的个体来说, 则只有客观意义。换言之, 语法没有体现说话人存在方式的主观意义。文章从积极语法(актив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与消极语法(пассив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之间的区别、积极语法的产生和特点、语法的语用化入手, 通过对积极语法的多维度考察, 实证上述流行观点的错误, 昭示人们: 积极语法具有主观意义(说话人意义), 而且这种主观意义就是说话人在这种语法中的存在方式; 对这种存在方式的分析和解释, 其实就是对说话人的揭示, 这正好是语言哲学的学科目的之一。因此, 在主观意义这一点上, 可以实现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整合性研究。

2 关于积极语法

区分“消极”语法和“积极”语法的基础是20世纪上半叶彼得堡语言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Л.В. Щерба奠定的。这一区分的出发点是语义, 因为积极语法提出“问题: 不同思想如何表达”; 积极研究、描写或者使用语言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存在含义(смысл)(Щерба 1974)。积极语法适应语言描写和教学的原则, 在作为外语的俄语教学领域和翻译理论与实践当中非常重要。在这两个领域中, 同义或者内容等值已经成为说话人及其交谈者关注的中心。

长期以来, 俄罗斯学者把心理语言学叫做“言语活动理论”。过去, 逻辑学是语言学的方法论基础, 这与心理学对立。从心理出发, 给语言定位, 在一定程度上是Л.В. Щерба坚持的做法。根据他的理解, 语法是“言语行为各项规则的集合”。当然, 对语法学说这一转向发挥推动作用的有一系列先驱者, 首先是发展了俄语语言学中心理学派(哈尔科夫语言学学派)的А.А. Потемня. Н.В. Крушевский(喀山语言学学派)也是先驱之一, 其(根据联想和相邻关系产生的)联想联系的思想比费·德·索绪尔关于语言结构联想(聚合)关系和组

合关系学说的提出还早。起初，彼得堡语言学学派的代表们（И.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 Л.В. Щерба, Е.Д. Поливанов, Л.П. Якубинский）提出积极语法观，甚至把语言的社会方面归入心理方面。后来，依靠社会心理学促进广义语言观的产生。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开始，彼得堡（列宁格勒）语言学学派已经由心理学派变成社会学派了：Щерба 谈论语言现象的 3 个方面；而 Якубинский 在 20—30 年代社会学方法的影响下直接把语言理论解释为意识形态（Березин 1984）。

顺便指出，20 世纪上半叶，在俄罗斯以外的西方，对语言产生强劲影响的是心理学中的行为观（бихевиорист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这一观点的特殊性在于，拒绝研究“不可观察的人的内部过程”，集中关注人的行为和反应中可以直接观察的东西。于是，语言学开始研究言语行为之前的实践行为：人们把言语行为视为说话人发出的刺激，把言语行为之后发生的行为视为听话人对言语行为的反应。根据布隆菲尔德（Л. Блумфилд）的思想，从说话人角度看，言语本身是对某一刺激的言语性混合反应；从听话人角度看，听话人自己的反应由说话人的言语性混合刺激引起（Алпатов 2005：190）。

回到我们的主题，同社会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接近的是语用语言学（прагмалингвистика）。社会心理学对语言学的确产生过革命性影响：它开始更加接近生活，以新的形式存在，包括新闻、网络、电话、对话、履历表、实验、录音、设计和建构模型等。现代语言学在描写语言上已经抛弃了消极反应态度，创建了一系列研究人意识中认识（认知和感知）结构与反应结构活生生相互作用的学科，转而研究无意识层面上的语言能力。

社会感知（Дж. Брунер）是人对社会客体（他人、感知者自身、社群、社会同一性等）的知觉（перцепция）、理解和评价（Петровский 1985：431）。已经获得公认的是社会对知觉的制约这一事实。社会统觉从属于下列各种不同因素：（1）引起个体（群体）直接反应的所谓刺激客体的特点；（2）主体过去的经验以及当下目的、意向和情景的重要性等；（3）社会客体（个体、群体）并非全然消极，与不同知觉主体的关系各不相同。因此，对人活动本质的认识就整体而言已经得到修正。人们发现，知觉社会客体的特点是：认知要素与情感（激情）要素更加融合，认知要素更加从属于知觉主体活动的含义（动机）结构。这在现代语言学中反应在：当“从含义到形式”的分析路径成为主流研究方法以及意识的语用结构得到普遍关注时，语言学中占优势地位的东西就发生更替。

出现一切可能类型的积极语法（生成语法、表义语法、联想语法、交际语法等）。生成语法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就已经成为心理语言学的支柱。虽然它的某些方面在苏联、俄罗斯获得发展（И.А. Мельчук 语），但是依然是美国语言学取得的成就。与此相反，功能语法在彼得堡（列宁格勒）语言学学派内部形成，与 А.В. Бондарко 及其追随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它的先驱是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代表中的俄国侨民。功能语法探讨一个统一系统中具有下述特点的各种手段：（1）属于语言不同层级；（2）以诸多语义功能之间的共同性为基础结合成类，比如俄语中的持久性语义（семантика длительности）或者时间的语言解释、确定性与不定性、存在性、领属性、情态性等（Бондарко 1987, 1992, 1996a, 1996b）。这种语法在描写语言材料时，采用的描写向度是从功能到手段，因为根据 А.В.Бондарков 的定义，该语法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功能系统中的语言语法体系，而且关注“从含义向表示含义的外部手段转化对于说话人的现实性”（Бондарко 1984）。从含义到形式的研究向度是其他积极语法——交际语法、表义语法和联想语法的共同特点。对此，详见下文。

就整体而言，描写语言和言语功能及含义的方法是同一层次的现象，都将注意力从语言的逻辑结构观转向活生生的交际过程、“使用中的语言”（language in use）。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积极”语法都可以叫做交际语法或者说话人语法。

3 积极语法说话人本质的多维度考察

3.1 功能交际句法维度

作为言说过程的结果，言语存在于语篇中。语言学的语篇研究方法实现语篇建构者（说话人）的构思。作为语篇生成的基础，说话人无论选择主题还是选择建构言语的手段和方法，都貌似有意识甚至独立运作。其实，在任何情况下，选择都会受说话人的含义、时空位置、知觉方式（观察者还是思想者）、同听话人的关系以及说话人的情景意向的制约。所有这些都是交际因素，它们与主要交际单位——句子（语句）的形成相联系。这就是句法学在语言学中特别重要的原因。

功能交际句法或者交际语法的发展得益于人们建构在抽象理论基础上的语法学面临的种种危机：“在同一层级上将句法与语义分开毫无前途”（Золотова, Ониненко, Сидорова 1998: 477）；“……没有句子的结构语义和类型意义，就不会有整个语篇的含义，但是与句子现实结构对立的传统句法分析会妨碍我们承认这种观点”（Золотова 1982: 21）。

新型句法理论概念首先出现在 Г.А. Золотова 的功能交际句法著述中（Золотова 1973）。根据她的意见，交际语法是解释语法。以因果关系为基础、关于表达含义的语言手段的有序知识就是与人和世界相互作用的语言。交际语法是从句子到语篇的句法理论和句法描写方法。这样，语法就突破孤立句子的范围，把“词层级”与“语篇层级”结合起来，全面展示语言手段（句子模式及其要素）、言语资源（功能—含义类型）、语篇策略之间的相关性。

根据 Г.А. Золотова 的观点，功能界定为语言因素天生就是表达语言系统中一定存在方式和在该系统中发挥一定作用的价值。自然，在运用交际方式研究句法时，处于关注中心的是谓词/述谓（*предикат*）。因此，人们关注的第一个对象就成为表示说话人角度、充当句子交际中心的谓词类型，比如：“特征词（作为词义的特征不仅包括行为过程，而且包括状态、性质、数量）与思维主体和说话人的‘视角’表达成分、被报道事实与报道事实之间距离的表达成分结合起来，这就是学术界都称为‘述谓性范畴’的情态、时间和人称范畴”（Золотова, Ониненко, Сидорова 1998: 59）。

句法系统的中心由句子基本类型构成。这些基本类型按照由实词体现的谓词范畴意义区分。

从交际语法角度看，句子模式系统整体上反映人的世界观的一般模式。处于这一模式中心的是人。此处的人指说话人（语言集体的代表）和“在自己理解世界或者想象的范围内”言说世界的主要执行者（Золотова, Ониненко, Сидорова 1998: 518）。与此同时，句子模式组成部分的不同具有客观特点。句子模式首先依靠差异所反映语言外现象特点的不同来界定，也依靠这些现象在民族语言意识中的范畴化方式来界定。

句子初始模式根据含义要求来扩展和复杂化，同时出现有规律的语义—语法、表现力、同义性变体。所有这些变体构成初始模式句法场的边缘部分。

句子根据言语类型实现专门化。同时，一种类型的句子或者句群建构语篇结构中的符合结构。

上面，我们简要介绍动词性谓词类型。这个问题在传统语法中没有得到解释，然而对理解实际言语的主、客观语义却很重要。下面，随着论述的推进，将涉及交际语法理论的其他方面。

任何理论的精华都体现在分类上。在教学中，动词性谓词的语义分类有时要求解释术语；为了达到清晰的目的，要求提供足够数量的例子。下面，将介绍以 Т.В. Булыгина 和 О.Н. Селиверстова 研究工作为基础，由 Г.А. Золотова 提出的动词性谓词的分类（Селиверстова 1982）。

谓词原则上是主观的，因为根据范畴意义，它们报道主体（含义主语）的评价特征。谓词并不总是动词，但动词在句子和语篇中的结构、组织作用却是公认的。

作谓词的动词区分为：（1）实词性动词与非实词性动词；（2）行为动词与非行为动词，其中行为动词还可以区分出证实动词（*глаголы констатации*）与解释动词；（3）使役动词（*каузативные глаголы*），它们与上述所有动词亚类都具有关系。

信源动词（*авторизирующие глаголы*）、态式动词（*глаголы модуса*）、与态式动词对立的陈说动词（*глаголы диктума*）都作为单独的词群区分出来。这一词群按照传达内部世界、说话人视角的能力以及形成语句情态框架的情况把不同动词联结起来。在我们关于带主观情态语义动词的语料中，将作为每一个词群的组成部分来区分。

（1）**实义动词**与其他实词一样，能够在句子中独立行使谓词功能（参见下文）。**非实义动词**不能独立充当谓词。它们是阶段动词和情态动词，使谓词复杂化，行使辅助功能：1）系词的语法功能，它一般与静词性谓词（*именные предикаты*）一起使用，如 *быть/являться студентом*（是大学生）；2）表示谓词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如 *стал писать*（开始写），*продолжает делать это*（继续做这件事），*кончил писать*（结束写）；3）表示谓词组成部分的主观情态关系，如 *обязан/хочу приехать*（应该/想来），*собирается/мечтает там работать*（打算/梦想在那儿工作），*надеется/пытается репетировать*（希望/尝试演出）。我们注意到，如果考虑大多数动词与不定式搭配进而发展情态意义，那么带情态意义的动词系列特别多。关于不定式句子的整体意义，可以参阅 Г.А. Золотова 的相关著述。

阶段意义与情态评价意义在存在辅助动词群中结合起来，因此反映语句中的主体观点。这种辅助动词群可以继续分为：1）情态速度动词群：行为主体是否愿意体现在行为进行速度的加快或者减慢，如 *торопился получить*（着急得到），*медлил соглашаться*（延缓同意）；2）评价速度动词群：对其行为进行速度的评价从结果观点实施，如 *успел прибежать*（得以跑来），*опоздал выступить*（迟到演讲）。人们把非实义动词叫做谓词的变体、复杂化形式。

属于谓词变体的还有补偿动词这种非实义动词。它们具有纯形式语法意义，其所有语义负荷落在动名词上，如 *Самолет совершает посадку(=садиться)*（飞机在着陆）；*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проводит консультацию(=консультирует)*（教师在答疑）。补偿动词充当谓词，这种句子表示信息类言语。

（2）实义动词首先区分为行为动词（具有行为意义）和非行为动词。

行为动词：这类动词的特点是：具有来自人（活物）行为积极性和目的性以及这些行为的潜在的可观察性和时间定位性。在句法结构中一般可以谈论行为性的加强或者降低，例如：

Они—смеяться.	Они смеются.	В зале смех.
Она и засмейся.		У них смех и песни.
(Не) смеяться!	(Не) смейтесь.	Ей не до смеха.
Никакого смеха!		(Не) хочется смеяться.
强 ←	-----行为性-----	→ 弱

在交际语法中，行为动词可以区分出以下语义群：1）物理动词，如“挖、煮、写、洗”等；2）移位、运动动词，如“走、飞、游、奔跑”等；3）言语行为动词，如“问、转告、喊”等；4）改变隶属关系的转交动词，如“给、拿走、收到、买、卖”等；5）社会性主体间行为动词，如“战斗、投票、建议、打招呼”等。显然，这些都是客观陈述“世界图景”外部方面的动词（陈说动词）。

还有其他表示行为谓词的动词群，但是它们构成这类动词的边缘部分，不具有这类动词的所有特征，比如可观察性等。构成其边缘部分的动词有：1）心智（思想）行为动词，如

“思考、分析、想象、认为、决定”等。2) 知觉动词, 如“感觉、听、看、嗅”等。3) 情感动词, 如“生气、发神经、可怜、同情”等。上述3类动词的特点是外现主体内部世界, 其中许多动词可以构成语句的态式框架。4) 行为目的的不总具有的生理行为动词, 如“吃、喝、咳嗽、呼吸”等。5) 语义包含活动或者职业双重情况的动词, 如“工作、学习、唱”等; 6) 表示行为方式的动词, 如 подхалимничать(拍马屁), важничать(妄自尊大), модничать(穿戴赶时髦), обманывать(欺骗、说谎), капризничать(耍脾气), лебезить(巴结讨好), лукавить(耍滑作假)等。5)、6)两个表示行为的词群包括积极性和目的两个特征, 但是经常不表示具体行为, 而表示对经常性过程的解释。第6)类动词语义上的独特之处在于开放性的评价。

动词语义中存在解释和评价因素, 据此可以把相应动词分为两个词群: 1) 证实动词, 如 говорить о чем-л., дать кому-л.; 2) 解释动词, 如 очернить, преувеличить, навязать等。这两个词群与表示主、客观意义具有直接关系, 形成下列相互关系:

- 1) говорить о ком-л.-----2) ругать, осуждать, клеветать;
 сказать о ком-л.----- очернить, наговорить, преувеличить;
 дать кому-л. ----- вручить, всучить, навязать等。

非行为动词: 这类动词不具有积极性和目的特征。人们将它们连结成为以下词群: 状态动词、功能动词和关系动词。

1) 状态动词: 它们的载体是3类主体: a) 人、活物, 如 промокнуть, заснуть, взгруснуть, ожить等; b) 事物, 如 сохнуть, созреть, таять, мелеть, гореть, ветшать等; c) 环境、空间, 如 темнеет, морозит, дует, льет, громыкает等。

2) 功能动词或者存在动词: 它们报道: a) 说话人观察或者已知的人造物, 比如机械装置的准确或者不准确功能, 如 Нож /не/ режет, Часы /не/ идут, телевизор /не/ работает; b) 自然现象存在、显露和强度, 如 Ветер дует, Дождь идет, Волны плещут, Солнце греет。

多义性使动词之间的语义界限依靠约定来确定。有些动词的不同意义变成不同类型, 如 играть на скрипке/играть с ребенком/играть с огнем=具体物理和心智类+抽象解释类。许多情况取决于命名方式(修辞)和概括程度(逻辑学); 动词的句法扩展取决于语义。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语篇。按照 Г.А. Золотова 的观点, 这样形成的语篇有具体形象类语篇、复现类语篇(репродуктивный тип текста)、抽象信息类语篇和生成类语篇(генеративный тип текста)。

3) 关系动词: 这些动词表达的不是行为而是事物之间的各种不同关系, 如定位关系、部分关系、比较关系和领属关系等。大多数有关系动词的句子可能有无动词同义变体。这类动词的词汇意义存在弱化特点, 动词本身可以选择或者因冗余而不用, 如 Наверху есть еще одна спальня/Наверху еще одна спальня。

关系动词可以区分出几个类型: a) 定位动词: 它们描写事物的位置(Одежда висит на шкафу; Книги стоят на полке)、事物的空间位置(Тропинка спускается к ручью)和存在(Идет снег; Холодная была комната); b) 部分动词: 这类动词表示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一是具有分类意义, 如 Арбуз относится к бахчевым культурам, 二是具有整体与组成部分的意义, 如 Дельта реки состоит из рукавов。这样的句子(动词句和无动词句)表达思维的认知逻辑行为和客观行为, 属于言语信息类(资源); c) 领属关系由动词性构造和无动词构造(«У кого»—«кто, что»)表达, 如 У них сын; У сына велосипед(试比较 У сына есть велосипед); Центр располагает новейшим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м(试比较 В центре—новейшее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d) 表示比较关系的动词性谓词: 它们是句法结构的组成部分, 包含对两个

比较事物的指示，然而比较常常是主观的，如 Этот способ обработки уступает предыдущему；Сын напоминает деда в молодости.

(3) 使役动词亚类的内容丰富，包含不同类型的词群。它们记录发生在“世界主、客观图景”中的变化。“使役是主体或者事件作用引起另一主体实施行为、出现新的状态、发生性质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表达”（Золотова 1973: 77）。可以看出，几乎每一个语义类型的动词都可以用使役手段解释或者转换。比如 пересест в троллейбус←→посадить (кого-либо) в троллейбус，календарь висит←→повесить на стену календарь，ссориться с кем-то←→поссорить кого-то с кем-то，суп вариться←→сварить суп，свет горит←→зажечь свет，он директор←→его выбрали директором 等。

非使役关系、使役关系可以用如下手段表示：1) 词义本身，如 есть—кормить，пить—поить；2) 借助构词手段，如 радоваться /самому/—радовать кого-то；3) 借助非实义动词，如 сомневаться—вызывать сомнения，надеяться—подавать надежду；4) 借助意义与对某人有意作用相联系的情态动词或阶段动词，如 спешит вернуться—торопит кого-то вернуться，затягивает решение /свое/—тормозит решение /чье-то/，любит ходить в театр—заставляет кого-то ходить в театр.

Г.А. Золотова 注意到，用不同方式表达使役关系的任何句子都是复杂的、多情态的、多述谓的。“世界图景”、事态在说话人的意识中经常发生变化有助于反映人的意识性质，人的语言很适合反映这种性质。

就整体而言，重新阐释的语法学变得内容更加丰富。“句法学试图在空洞的抽象关系的‘森林’中建构自己大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Золотова 1973: 470）句子句法观的变化为语法的表意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2 语法表意维度

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从含义出发”的研究方法，因为就活动的类型来说，初始语篇含义以并非尽善尽美的构思（腹稿）早已存在于新闻工作者的意识之中。同时，不能期待积极语法在词汇填充方面给构想提供建议。语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抽象的意识。虽然 Л.В. Щерба 强调，含义应该是积极研究语言最重要的开始，但是它会暴露出：采用从含义到形式来描写语法的研究路径，不能将这种描写进行到底。存在某些中间环节，比如功能或者客观反映实在的含义与其说具有个体特点，不如说据有语言共性。管控这些中间环节的是表意语法（ид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以反映功能和语言系统能力为基础的语法叫做表意语法。研究其方方面面的情况既体现在单个学者也体现在研究团队的著述中；已经出版的专著由 В.А. Белошапкина 和 И.Г. Милославский 编辑出版（Белошапкина и Милославский 1988）。这类语法的重要“观念”（идея）指用语法手段表示的主、客观“世界图景”的特点。比如，制约性观念、同一性与差异性观念（идея сходства/различия）、时空观念等。可以理解，“从含义出发”并且考虑能够表达特定内容所有手段的描写，具有实践指向（目的）。这种指向也是研究主观性“观念”的本文的取向。

有人认为，逻辑规律具有泛人类特点。按照黑格尔的思想，它们来自上帝。主观性在它们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因为认知的普遍形式向主观性开放。同一个思想可以用不同形式表达，用不同形式解释。此时，现实化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因为根据 Ш. Балли 的理解，现实化的功能就在于实现“从语言到言语的转化”。他把语法联系理解为现实化手段。

表意语法的使命就是根据情景表示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连成整体”。此处，我们讨论客观实在的两个“观念”或者两个特点，因为这两者必然在说话人意识中生成主观要

素。它们属于人的操作性思维（операциональное мышление），描写任何言语。这便是“同一性/差异性”观念和“推理”观念（идея умозаключение）。前者与比较、联想，后者与因果从属性密切联系。

（1）同一性/差异性观念：它们伴随着认知过程，特别容易在有新事物、新现象的情景中获得现实化。确立同一性或者差异性，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界定被认知的现象。

同一性是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事物和现象本身固有的相同特性、特征和性质。同一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主观的，以人的印象为基础得到确定，可能是人的错觉，也可能是暂时、易逝的。同一性还有程度差异，如 *слегка напоминает, очень похож, вылитый*。根据表意语法领域的研究成果，具有同一性意义的句子具有下列亚类：1）同一性意义由动词谓语（简单谓语）或者名词谓语（合成谓语）表达的句子，如 *походить на кого-что, смахивать на кого-что, перекликаться с чем, роднить кого-что с кем-чем* 等；*схожий с кем-чем, однотипный с чем, аналогичный чему-то, быть в отца/мать, быть вроде тебя/кого-то* 等。2）把比较语气词、带语气词的强化代词当成同一性标记使用的句子，如 *как, такой же, как и* 等。3）同一性意义借助名词或者带形容词 *вылитый* 的名词表示的句子，前者如 *копия кого-чего, двойник кого-чего, повторение кого-чего, сколок кого-чего*；后者如 *вылитый разбойник, вылитая Бритни Спирс*。

差异性在比较中确立。比较关系最为抽象、混沌，因此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含义复杂化和错合都可能具有的特点。根据《俄语语法》（АГ-80）的观点，“两个相同现象之间的差异在比较句子中确定”。

一般来讲，并列复合句是比较句，如 *Я журналист, а моя сестра биолог*。带比较意义的并列复合句在语法中与对立句一起研究，如 *В городе пыльно, шумно, в деревне же тишина и покой*。此处，语气词 *же* 极其重要，是说话人在句子中的显现。

典型形式的比较包含成对的比较成分、句法平行现象和联想联系。有人认为，比较确定差异、不同。但是，不同程度可能在主观上也不相同：从同义序列中的相近到比较对象之间的反义都可能存在，如：*Посетитель был смущен, а его жена в замешательстве от увиденного; Это преступник, а вот его жертва*。

制约性主观因素可能是比较意义的组成部分，如：*Если первая газета пишет обо всем со сдержанной иронией, то вторая не жалеет слов для лицеприяных похвал*。试将这个句子与纯条件句比较：*Если вы повернете налево, то выйдете к Казанскому собору*。时间制约性因素在比较内容中甚至也具有自我中心论特点（表示说话人观点），如：*Когда он корпел над чертежами, ты загорал*。

显然，比较意义句未必一定借助专门的连接手段（连接词 *а* 和 *но*，语气词 *же*）形成。未必借助的还有句法平行现象。只要存在比较成分，就够了。如：*Брать взаимы деньги—считалось не очень приличным, все остальное—люди охотно давали и брали в долг*（В. Белов）。形成比较意义句的主要条件是存在通过联想联系，也就是通过主观联系起来的事物（实体），如：*Три дела, однажды начавши, трудно кончить: а)вкусать хорошую пищу, б)беседовать с возвратившимся из похода другом, в)чесать, где чешется*（К. Прутков）。

众所周知，比较关系包括形形色色的、与主观看法相联系的非典型比较意义。这种意义有：1）对立，如：*Приходит он всегда поздно, а уходит рано*；2）同一，如 *Их ругают почти на всех каналах, и газеты тоже не отстают*；3）有限制的排除，如 *Поле залито лунным светом, и только слева темнеет слог неубранного сена*；4）补偿，如 *Сначала будет трудно, зато когда втянешься, ожидают приятные открытия*；5）程度（包括情景中的选择），如 *Я не*

то что боюсь вмешаться, но предпочитаю не вмешиваться. 与后面两种类型意义具有联系的首先是把价值评价(好/坏、不太重要/比较重要等)积极纳入言语中,然后是个体评价和道德评价(区分为与社会追求一致/不一致两种情况),如 Мало того, что он помогал, он воспитывал нравственно этих мальчишек.

(2) 推理:根据康德的思想,一切变化都按照原因与行为之间联系的规律发生,哲学上的因果关系范畴由此得出。因果关系从属性(使役关系)的基础是推理。与德语、英语和法语比较,推理形式在俄语中的特点是排除多样性(Кривоносов 1990)。

一方面,原因与结果是反映现象间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哲学范畴。另一方面,因果从属性是与意识在具体交际环境中积极工作相联系的社会心理现象。

在语言和言语中,推理可以用下列方式表示:1)带原因从句的主从复合句,如 Он заболел, потому что промочил ноги; 2)带结果从句的主从复合句,如 Город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все-таки приняло бюджет (结果), как говорят, вследствие прямого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со стороны губернатора (原因); 3)带目的从句的主从复合句,如 Власть рапнягла усилия (结果), чтобы овладеть анархией (目的/原因); 4)带程度方式从句的主从复合句,如 Все до того устали (原因), что продолжали путь уже молча (结果); 5)带连接词 и (表示结果意义)的并列复合句,如 Зима была снежная (原因), и все ждали сильного половодья (结果); 6)相互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句子交替出现(交替出现的两个句子既是无连接词复合句的分句,又是两个独立的简单句),如 «Скорая» неслась на пределе возможного (结果). Опоздать было нельзя (原因); 7)句子的独立成分,如 Приняв рассеянный вид (原因), он быстро миновал проходную (结果); 8)带连接词或者不带连接词的句子成分,如 Плохо заниматься (结果) из-за шума (结果) с Шумн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原因) мешает сосредоточиться (结果)。

研究因果关系、使役语义的语言学家认为,“自然语言(用自然语言写成的语篇)充满逻辑推理;否则,不可能有任何思想活动”,推理与日常生活环境中的人相伴,而且步步相伴(Степанов 1995: 35-37)。表示上述关系的手段凝聚成3种类型:1)(单义)形式手段,其中主要是表示原因和结果的连接词;2)与句子语义相互作用的半形式手段,其中包括形形色色的前置词、形动词短语和副动词短语;3)观念(语义)手段,也就是两个组合在一起的句子或者句子成分的语义,此外还有使役动词,如 повесить зановески=сделать так (原因), чтобы зановески висели (结果); создать условия=сделать так (原因), чтобы условия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и какому-то желанию, результату (结果)等。

语言语义饶有趣味的事实是它可能与语句内部的形式逻辑关系不一致,比如 Вероятно, я упал в обморок,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закричал (А.С. Пушкин)。与此相联系,А.Е. Кривоносов 注意到,“在自然语言的形式中,现实原因经常超出应该有的结果,而现实结果也超出应该有的原因:说话人(写话人)到处寻找原因和结果,总是‘造成小马拉大车的情况发生’。比如,我们知道,当子弹打中肩膀时,手自然会下垂。由此得出结果从属性:手垂下来了,因为肩膀中了子弹。然而,在 Лермонтов 作品里,该情景是这样描写的:Верно пуля попала в плечо,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вдруг опустил руку. 此处,现实结果成了原因,但原因却具有语言甚至语义性质”(Кривоносов 1990),表达说话人的观点、看法。

表示说话人对原因现实性信心不足,一般用情态词作为手段,如 верно, вероятно, по-видимому, кажется, стало быть 等。正如小孩不遵循客观联系,而受自己知觉提示的主观联系管控。在这个不平常的事实中,Выготский 发现思维的混合性特点:思维不可切分,小孩依靠知觉“模块”和情景进行思维(Выготский 1934)。

关于不平常的形形色色推理问题(俄语中大概有1000种),一般采取下述方式解决:自

然语言中没有“赤裸裸的”纯粹逻辑三段论，只存在各种后来才形成的语义“混合现象”。它们服务于说话人的语用目的，包括情感、意志、语篇和修辞目的。

语言学中的表意研究涉及到词典编撰。法国的 А. Фрей 为编辑只收录最常用法语句子的表意词典（«Книга двух тысяч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на фр. яз., 1953）的必要性找到了根据。苏联语言学家既研究一般表意词典也研究俄语表意词典，还出版表意词典（Караулов 1976, Баранов 1990）。

就像生活一样，语言学没有过不去的坎、克服不了的犹豫。许多著述，尤其是功能语法理论方面的著述，都是对具有逻辑语法性质的语义“观念”（制约、人称、性质和数量等）的描述，也就是说同表意语法具有直接关系。对此，可以参阅前面引用的功能语法理论方面的文献。

3.3 说话人语法同口语联想网络的关系维度

当然，对积极语法、言语活动语法的认识产生于研究主客观信息传达的过程中。此处，主客观信息既包括相互作用的语法意义，也包括词汇意义。要知道，在自然语言中，词汇意义系统与语法意义系统不是各自封闭的，而是相互渗透的。一方面，所有语法都具有词汇化特点，也就是说，语法系统指向词，在词中获得现实化。另一方面，任何词都纳入不同语法范畴，因为“语法意义是每一个词的含义结构的组成部分，在词的言语性使用中找到表达方式”（Виноградов 1972: 34）。

根据联想语法研究者（Ю.Н. Караулов 等人）的定义，积极语法“描写语言的语法体系。它指向说话人，沿着从含义到表达的路径进行，旨在准确再现语言载体——说话人凭本能支配（使用）的那些现实规则和规律”（Караулов 1993a: 125）。

积极语法是主体根据对实在的反映和改造实在所实施言语行为和做出反应的语法。语法中，在无意识基础上，根据相似关系和模式、程式，不仅固着言语行为概念，而且固着言语反应。此外，言语行为概念得到扩展：此处，可以将言语行为与主体的前语篇行为关联起来，前语篇行为同主体的意识活动、词汇选择、蕴涵（思想反应）相联系；可以将记忆的联想活动与前语篇、文化先例（культурные прецеденты）关联起来。

我们拥有语法知识，但是在语言能力上却与言语事实打交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记忆（包括研究外语的记忆）中的语法知识通常不是以规则和程式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典型的模仿程式存在。我们生活中以相似关系为基础的教育力量或者感染力就是如此。至于主观性，它根据现有认识在言语中体现为对刺激的典型或者直觉的语言反应。此处的刺激也就是词语的含义刺激。反应在社会关系上常常具有程式性特点。下列笑话可以成为程式性思维的范例（强调词语刺激）：Собрались женщины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онгресс. Три дня говорили без всякой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ссорились, спорили... Наконец постановили: 1) Все мужчины сволочи. 2) Носить абсолютно нечего.

言语刺激和反应概念正好以联想语法观念为基础。实验研究表明，任何词，哪怕是在孤立状态下，也能够引起大量联想：既有程式性联想，也有个体性联想。联想语法作为积极语法、积极活动语法，刺激形形色色的联想词典或者口语联想网络词典（словари ассоциативно-вербальной сети, ABC）的编撰。

联想词典的基础是以下理念。俄语联想词典使语言“普通”载体的口头记忆和语言意识模式化。这种模式化通过两种相互制约的方式实现：1）编撰语词材料按照从刺激到反应的顺序排列的所谓顺序词典（прямой словарь）（Русский ассоциативный словарь〈РАС〉，第 1、3 卷）；2）编撰语词材料按照从反应到刺激排列的倒序词典（обратный словарь）（РАС，第 2、4 卷）。联想词典中观察和描写的基本单位是联想场（ассоциативное поле）：就以俄语为

母语的载体而言，“联想场不仅是人的口头记忆（知识）片段、语义和语法关系片段，而且是俄罗斯人意识、动机和评价方式的片段”（Караулов 1994: 6）。

毫无疑问，人的意识的程式化会影响意义词典的语义域（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ореол）。联想词（слово-ассоциат）引发义子发生变异的过程深入到意义蕴涵词，有助于意义蕴涵词的程式化固着。

在积极语法领域中研究现代俄语联想词库出版的经验还没有穷尽。功能词汇学的著作还在出版，比较个体联想词汇的工作还在进行（Тупикова 1977, Залевская 2002: 97, Караулов 1993b）。整体而言，可以讨论积极词汇学和积极词典学的出现。证实许多经验观察的下述重要论点是语言学以俄语为材料，在口语联想网络领域中的实验性研究结果。

（1）语法是词汇化的结果。词汇、词的使用在说话人意识中按照相似联想聚合体（词形、词组、述谓性组合）分布。这些聚合体产生的基础是并非总能意识到的述谓关系（предикация）。在这种情况下，名词是唯一在联想网络上没有限制的词类。口语联想网络是词汇主观、内部存在的公认方式。我们认为，词 *вспоминать* 作为刺激因素，一定会引起下列典型反应词或者联想词出现：*тебя, что-то, его, меня, все, его глаза, что-то приятное, что было, какую-нибудь вещь* 等。

（2）从口语联想网络中词类形成的角度出发，一定刺激词类会引起一定反应词类出现，比如，与刺激名词对应的反应词是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与刺激形容词对应的反应词是名词、形容词；与刺激动词对应的反应词是动词、名词和副词；与刺激运动动词对应的反应词是副词、名词、动词；与刺激代词对应的反应词是代词、名词（动词的体、时、人称正是在反应词中体现出来的）。口语联想网络中甚至存在对词的语义的各种不同的主观反应。又如，词 *кино* 一般情况下会促使下列主观反应词出现：1) 地点主观反应词，如 *близко*；2) 时间主观反应词，如 *давно не был, давно не ходил, скорей бы суббота, летом, некогда, редко*；3) 评价主观反应词（*так себе*）或者谓词主观反应词（*темно*）（最后一种情况下，发音上的相似性变得现实起来：*кино—темно*）。

（3）主观评价功能“在口语联想网络中使用得异常广泛”。“一切都应该受到评价，因此评价因素实际上存在于现代俄语联想词库的每一个词条、每一个网络联想场中都存在”（Караулов 1999: 32）。值得注意，联想语法领域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各种同语篇结构相联系的应用理论的建构（Бонотнова 1994, Коньков 1995）。本文中，自然联想方法可以应用于主观性和情态性概念。

任何语句语义问题都会变成语句语用问题。众所周知，这个问题的背后存在着某一语句的情态问题，更准确地说，具有存在态式（модус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问题。但是，要弄清楚这一问题，必需首先探讨意义范畴及其表达主观评价的能力。

4 结束语

文章将积极语法从传统消极语法中分离出来；从功能交际句法、表意语法和说话人语法同口语联想网络的关系 3 个维度出发，实证积极语法具有说话人（主观）意义，以此昭示人们：说话人意义作为语言主观意义之一，既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又是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现语言学与语言哲学整合性研究的一个现实切入点。

参考文献

- [1] Алпатов В.М. Истор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4-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М].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5.
- [2] Баранов О.С. Ид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1-й вып.[Z]. Москва: Проместей, 1990.
- [3] Белашапкова В.А. и Милославский И.Г. Ид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М]. Москва: Изд.

- МГУ, 1988.
- [4]Березин Ф.М. Истор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2-е изд.[М].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4.
- [5]Бондарко А.В. Теория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и аспект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84.
- [6]Бондарко А.В. Теория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Введение. Аспектуальность. Временная локализованность. Таксис[М].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87.
- [7]Бондарко А.В. Теория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убъектность. Объектность.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а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 /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М]. СПб.: Наука, 1992.
- [8]Бондарко А.В.Теория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Качественность.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сть[М]. СПб.: Наука, 1996а.
- [9]Бондарко А.В.Теория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Локативность. Бытийность. Поссесивность. Обусловленность[М]. СПб.: Наука, 1996b.
- [10]Бонотнова Н.С.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текста в ассоциативном аспекте[М]. Томск: Изд-во Том. гос. пед. ун-та, 1994.
- [11]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о слове. Изд. 2-е[М].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72.
- [12]Выготский Л.С. Мышление и речь[М].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че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34.
- [13]Залевская А.А. Слово в языковом/речевом механизме человека.//Введение в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у[М]. Москва: РГГУ, 2002.
- [14]Золотова Г.А. Очерк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3.
- [15]Золотова Г.А.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е аспекты русск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2.
- [16]Золотова Г.А., Онипенко Н.К., Сидорова М.Ю.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М].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м. 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а РАН, 1998.
- [17]Караулов Ю.Н. Общая и русская идеография[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6.
- [18]Караулов Ю.Н. Ассоциатив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М].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93а.
- [19]Караулов Ю. Н.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й ассоциативный словарь[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93b(5).
- [20]Караулов Ю.Н. и др. Ассоциативный тезаурус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 1. Русский ассоциативный словарь[A]. Кн. 1. Прямой словарь: от стимула к реакции[C]. Москва: Помовский и партнеры, 1994.
- [21]Караулов Ю.Н. Актив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и ассоциативно-вербальная сеть[М].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РАН, 1999.
- [22]Коньков В.И. Речев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газетного текста[М]. СПб.: Изд-во С.-Петерб. ун-та, 1995.
- [23]Кривоносов А.Т. Причинно-следственны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90(2).
- [24]Петровский А.В. Краткий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Z].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5.
- [25]Селиверстова О.Н.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типы предикаты[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2.
- [26]Степанов Ю.С.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й мир, дискурс, факт и принцип причинности[A]. Степанов Ю.С. Язык и наука конца 20 века[C].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ознания РАН, 1995.
- [27]Тупикова Н.А.и др.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лексикологии[М]. СПб.: Наука, 1977.
- [28]Щерба Л.В. Язы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 и речев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М].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74.

Speaker's Way of Being in Positive Grammar

Li Hong-ru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People usually believe that it's impossible to find speaker's meaning in grammar, which is formed by rules. That is to say, grammar, as a part of languag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objective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o reveal ‘human and human world’”. This paper analyzes several kinds of typical positive grammar and related linguistic phenomena, aiming to testify: there exists human’s way of being in grammar, which is embodied through speaker’s meaning;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speaker’s meaning is just the revelation of human’s way of being. Therefore, the subjective meaning represented by speaker’s meaning is the practical entry point to achieve integration of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Key words: positive grammar; speaker’s meaning;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tegration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的整合性研究”(10JJD740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洪儒(1965—), 博士, 博士生导师,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语义学和语言哲学。

收稿日期: 2017-03-02

[责任编辑: 张春新]